

史語所藏《鸚哥寶卷》研究 ——兼論同一題材在各類俗文學的運用

鄭阿財*

提 要

《雜寶藏經》中的「鸚哥孝母」本生故事為寶卷宣講所採取，其中，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同治壬申年金陵刻本《鸚哥寶卷》為今所見最早的本子，是明清民間宗教流行下的產物。而同一「鸚哥孝母」題材也出現在詞話、鼓詞、福州平話、河南三弦書……等明清以來的各類俗文學中。詳細按覈，各個文本，內容情節基本相同，均源自佛典故事。然不同體類的俗文學，由於傳播的主體、環境、對象的不同，為求效果，選擇了適當的傳播內容與傳播方式。因此，對同一題材的取捨與鋪陳變衍也就有所差異。

本文以中研院藏清同治本《鸚哥寶卷》為主要對象，進行內容性質與題材淵源之考論，並從俗文學的教化、娛樂功能等面向，論述「鸚哥孝母」題材在各類俗文學的運用，探究俗文學在縱向歷時與橫向共時發展所呈現的現象與規律。

關鍵詞：寶卷、詞話、鼓詞、變文、俗文學、雜寶藏經

* 南華大學文學系教授。

A study on the *Yinggebaochuen* from the Holdings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of Academia Sinica— The Application of One Same Theme among Various Secular Literatures

Cheng A-Tsa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Nan-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yinggexiaomu” story in the *Zhabaozhangjing* was adapted by sermon baochuen, among which the earliest is *yinggebaochuen* in the Tongzhi era, revealing its close ties with secular religion. The same *yinggexiaomu* theme has also appeared in other literary forms such as the *tziehua*, *gutzi*, *Fuzhoupinghua*, *Honansanxiuan* and other secular literatures circulating since the Ming Dynasty. Careful examination would show that each of these versions have similar plots that are adapted from Buddhist stories. The difference lies only in the manner of dissemination and circulation of the story plot, according to the medium, environment, audience and other factors. The adaption and narration of the same plot would henceforth contain discrepancies that could be logically apprehended.

This paper is a study on the content and theme on the Academia Sinica version of the Tongzhi-era *yinggebaochuen*, approaching the matter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educational and entertainment function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secular literature. The aim is to observ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yinggexiaomu” theme among various secular literatures, and comprehensively arrive at certain uniformities of the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development of secular literature.

Keywords: Baochuen, *tziehua*, *gutzi*, *bianwen*, secular literature, *Zhabaozhangjing*

史語所藏《鸚哥寶卷》研究 ——兼論同一題材在各類俗文學的運用

鄭阿財

一、前言

在中國俗文學中，寶卷雖與彈詞並駕齊驅，然或因關涉秘密宗教而遭禁毀，或涉迷信而遭鄙視。事實上，寶卷的發展，從初期的佛教寶卷、中期的民間教派寶卷、到後期的世俗寶卷¹，其內容與題材多有變化，而性質與功能也不盡相同。近代隨著俗文學觀念與民間文化視野的開展，學界對於寶卷的性質及其價值也逐漸重視。尤其是 1900 年敦煌藏經洞發現，其中大批絕傳已久唐五代變文寫本的重見天日，不但是中國文學史的重大發現，更讓我們「明白許多千年來支配著民間思想的寶卷、鼓詞、彈詞一類的讀物，其來歷原來是這樣的。」²正因如此，使得寶卷的整理與研究逐漸受到矚目。多年來，由於學者的努力，寶卷資料的蒐羅更為豐富，使此一俗文學文獻的研究面向也更趨多方。誠如車錫倫所說的：「中國寶卷是至今尚未被充分發掘、整理、研究的一大宗民間文獻，是繼敦煌文獻之後，研究宋元以來中國宗教（特別是民間宗教）、民間文化、農民戰爭、俗文學、民間語文等方面課題的重要文獻。」³

本人於從事敦煌文獻研究的同時，對變文與寶卷也頗為關注。曾從文學文獻出發，綜合討論《鸚哥寶卷》的題材淵源，並論述其他與《鸚哥寶卷》有關之文學，

¹ 參陸永峰、車錫倫：《靖江寶卷研究》「第二章寶卷發展概述」（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年 9 月），頁 13-24。

²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第六章變文」（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頁 180-181。

³ 車錫倫：〈中國寶卷研究的幾個問題（代前言）〉，載《中國寶卷總目》，（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8 年 6 月），頁 i。

曾在 1992 年撰成〈鸚歌寶卷綜論〉一文，⁴之後，對於《鸚哥寶卷》的相關問題，仍持續關注。

近年荷蘭伊維德（Wilt L. Idema）、新加坡郭淑雲也先後發表相關論文。伊維德有〈改頭換面的孝鸚哥——《鸚哥寶卷》短論〉⁵一文，從明成化刊本《鸚歌孝義傳》出發，簡論《鸚哥寶卷》乃「用秘密宗教的教義對一個民間傳說的一次改頭換面的重寫」。郭淑雲有〈敦煌《百鳥名》《全相鶯哥行孝義傳》與《鸚哥寶卷》的互文本性初探〉，⁶主要以敦煌《百鳥名》、說唱詞話《全相鶯哥行孝義傳》及《鸚哥寶卷》，探討作品中交叉與層疊式的文學語言現象。本人也發表了〈從《鸚哥寶卷》論寶卷與變文的關係〉⁷一文，主要援引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同治刻本《鸚哥寶卷》來論述寶卷與變文的關係。

此外，本人更有感於俗文學乃市民文化傳播的主要媒體，不同體類，每每因傳播的主體、環境、對象的不同，為求效果，而選擇適當的傳播內容與傳播方式。作為俗文學體類的寶卷，它的發展是動態的，從初期的教化功能到後期的娛樂功能；傳播的主體變動，內容也就有所改變。又同樣內容題材，在不同的俗文學體類也會因不同的功能需求、不同的傳播形式、傳播對象而有所取舍、變衍。此次應邀參加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舉辦的「俗文學研討會」，特不揣淺陋，試以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同治壬申年金陵刻本《鸚哥寶卷》為例，進行考論，並從俗文學的教化、娛樂功能等面向，論述「鸚哥孝母」這一題材在各類俗文學的運用與呈現。敬請 方家，不吝賜教。

⁴ 鄭阿財：〈鸚歌寶卷綜論〉（台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中國通俗文學及民間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3年5月），頁295-316。

⁵ 伊維德（Wilt L. Idema）：〈改頭換面的孝鸚哥——《鸚哥寶卷》短論〉（載《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文學組——文學、文化與世變》，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12月），頁469-489。

⁶ 郭淑雲：〈敦煌《百鳥名》《全相鶯哥行孝義傳》與《鸚哥寶卷》的互文本性初探〉（《敦煌研究》2002：5，2002年10月），頁73-80。

⁷ 鄭阿財：〈從《鸚哥寶卷》論寶卷與變文的關係〉（載《周紹良先生紀念文集》，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8月），頁497-502。

二、《鸚哥寶卷》總論

今所知見的寶卷中，有以動物為角色敷衍成故事作品的，如《百鳥名寶卷》、《螳螂作親寶卷》、《鸚哥寶卷》……等，其中《鸚哥寶卷》是一篇膾炙人口，勸人行孝的寓言故事。它流傳於江浙、華北及河西……等地區，可說流傳極為廣遠；它的題材源自佛教經典，在不同時代、不同的俗文學體類中，此一題材的說唱凡有多見，可見「鸚哥孝母」的主題，是俗文學中極具特色的題材。

最早對《鸚哥寶卷》做過介紹的當屬鄭振鐸。他在 1927 年所發表的《佛曲敘錄》一文中，曾就清光緒鎮江寶善堂刊及常州樂善堂刊本《鸚哥寶卷》加以敘錄，他說：

此卷凡一冊，鎮江寶善堂刊行（光緒辛巳出版）；又有鸚兒寶卷一冊，常州樂善堂刊本（光緒辛巳出版），二本情節結構俱極相同，僅文句略有歧異而已。此卷目的在勸孝，而借白鸚鵡的故事為勸化之工具，情節很有趣，頗與一般可厭之善書不同；我們常在觀音大士的畫像上，見她的頭上，有一隻白鸚哥口銜一串念珠，在那裡飛翔著。這就是這個故事的主人翁。白鸚哥的母親，因夫病死，悲抑成疾，思食東土櫻桃，小鸚哥便欲去採來奉母。不料他飛到了東土，卻墜入眾獵戶手中。他口吐人言，說明自己原為母病採櫻桃而來；眾人頗覺心驚，鸚哥又念勸孝文，眾獵戶因此改過向善。但不肯放他回去，要帶他上十字街前勸化一切人。鸚哥無法，只得如言說偈勸人。那邊，老鸚哥卻一天天病體沈重，終日思念孩兒，不久便亡故了。這邊，小鸚哥卻又為一個任員外搶去，鎖在籠中，也思念母親不已，但一面卻仍不斷的勸化世人。一天鸚兒掛在大門門樓，忽抬頭見達摩祖師從西而來，便求他傳授脫籠之計。後來，鸚哥依計，亂跳一番，死於籠中。員外把他取出，放在樓上，他卻乘機一展翅飛回西域去了。到了窩巢一看，不見老母，心中苦悶，做詩一首，昏死在地。適圓通教主在廬山赴蟠桃大會，路過此地，將淨瓶甘露救活了他，並超度他的父母投生人身。鸚哥自己卻跟隨了菩薩，到南海去，跟他護法把法參，『永脫輪迴生死苦，不生不滅不臨凡』。

今所知見寶卷中，有關《鸚哥寶卷》的版本不少，有刻本、石印本、也有抄本。除了鄭振鐸所提及的清光緒辛巳出版的鎮江寶善堂刊行及常州樂善堂刊本外，據車

錫倫《中國寶卷總目》所著錄，尙有民國上海廣記書局排印本《鶯哥孝母寶卷》、《鶯哥寶卷》（又名《小鶯哥吊孝》）、《佛說鶯哥經》……等六種刊本並多種抄本。⁸余所知見，尙有酒泉地區流傳的《鸚鵡寶卷》。敦煌研究院譚蟬雪、謝生保等曾就酒泉地區進行調查與整理，並出版了《酒泉寶卷》上編，同時還陸續發表多篇研究調查報告。其中便公佈有謝生保整理校訂的《鸚鵡寶卷》。⁹

此本《鸚鵡寶卷》開卷有：「鸚鵡寶卷才展開，諸佛菩薩降臨來；天龍八部生天界，聽了寶卷永無災。」七言詩偈，結尾也有七言詩偈：「鸚鵡盡孝天地應，感動南海觀世音；深山小鳥行孝道，仙界還魂修真性。」之後則以「三三七」攢十字的句式作總結，如「小鸚鵡敬孝心感動天地，驚動了南海的觀音老母；觀音佛收鸚鵡蓮臺座下，叫鸚鵡扁毛蟲脫化全身。……小鸚鵡扁毛蟲記入經卷，難道說人世間孝義不全；才將這鸚鵡卷一本念完，眾善男和信女閒言當莫。」最後再以「鸚鵡寶卷到此終，各位菩薩且少等；念卷之人真費神，聽卷之人莫傷心。……鸚鵡寶卷到此完，聽卷之人保平安；……惹得大家笑哈哈，到此告終快回家。」全篇宗教性念卷形式相當完整。至於內容情節則與其他地區流傳的《鸚歌寶卷》基本上大同小異，但也有特殊的地方。如故事發生的時代酒泉地區的《鸚鵡寶卷》作「大宋仁宗年間」，地點則作「仙果山沙柳樹」，人物則有包公、相府傭人、宋仁宗等，具有時代與地

⁸ 《中國寶卷總目》著錄：1443《鶯哥孝母寶卷》參見《鸚哥寶卷》（一）：（1）民國上海廣記書局排印本《朱買臣寶卷》附載。〔胡士瑩、澤田〕；1444《鸚哥寶卷》（一），又名《鸚兒寶卷》、《鸚哥孝母寶卷》。參見《鶯哥孝母寶卷》、《鸚哥經》及《鸚哥寶卷》（二）。（1）清同治壬申（十一年，1872）金陵狀元境口邵立陞刊本，一冊。〔史語〕；（2）清光緒七年（1881）鎮江寶善堂刊本，一冊。卷末附《嘆五更》、《十嘆無常》。〔復旦、黑龍江、上海、上評、鄭州、北師、揚州、趙景深〕；（3）清光緒七年（1881）常郡樂善堂書莊刊本，一冊。卷名《鸚兒寶卷》。〔上海、北大、戲曲、河北、鄭州、揚州、蘭州〕；（4）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樂善堂刊本，一冊。〔上海〕；（5）清光緒刊本，一冊。〔天津〕；（6）清宣統三年（1911）陳金敘抄本，一冊。〔鄭州〕；（7）民國二十五年（1936），黨公祠刊本，一冊。〔李世瑜〕；（8）舊抄本，一冊。〔北京〕；（9）舊抄本，一冊。卷名《鸚兒寶卷》〔首都〕；1445《鸚哥寶卷》（二），又名《小鸚哥吊孝》。參見《鸚哥寶卷》（一）。（1）甘肅民樂舊抄本，一冊。〔方步和〕；（2）1952年甘肅安西抄本，一冊。晉普整理。〔方步和〕；（3）甘肅酒泉抄本，一冊。〔譚蟬雪〕；（4）新抄本，一冊。〔段平〕；1446《鸚哥經》，又名《佛說鸚鵡經》。參見《鶯哥寶卷》（一）。（1）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抄本，一冊。〔譚蟬雪〕；（2）新抄本，一冊。卷名《佛說鸚鵡經》〔段平〕。

⁹ 見譚蟬雪、高正剛、郭儀、謝生保：〈酒泉的寶卷〉（《陽關》1985：6，1985年11月），頁72-80。

域的特性。尤其鸚哥最後脫離樊籠則有顯著的不同：史語所藏《鸚哥寶卷》及光緒刊本《鸚哥寶卷》均是仰仗達摩師祖的神力，而酒泉與河西的寶卷則是宋皇開恩放出，接著鸚哥歌頌皇恩。此外，還出現鸚哥透過絕食，巧計脫籠，最後反過來對宋皇直陳詬罵。此部份與明傳奇《鸚哥記》、彈詞《馬潛龍再興七姑全傳鸚哥記》中白鸚哥的情節相似。¹⁰

三、史語所藏《鸚哥寶卷》考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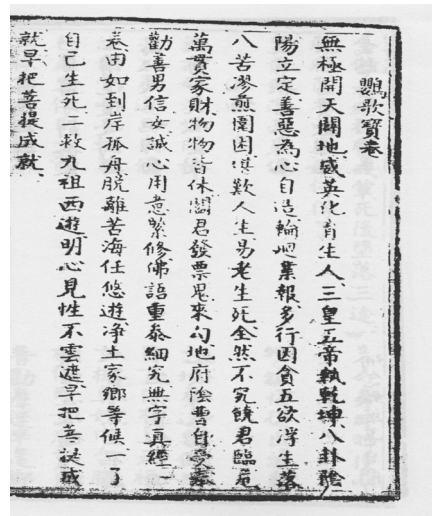
（一）內容析論

目前所知見的《鸚哥寶卷》傳本中，以清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金陵刻本為最早。此本藏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影本收入史語所與新文豐出版公司合作出版的《俗文學叢刊》第四輯中。¹¹

此本全冊三十五葉，黑口。半葉九行，行二十二字。封面題：「鸚哥寶卷^{全終}」，扉頁中央題作《鸚哥寶卷》，右有「同治壬申年仲春鐫」一行；左下有雙行字，作「板存金陵狀元境口邵立陞刻」、「字店每本工料紙本錢白竹紙 文」，末葉尾題「鸚兒孝母寶卷終」。如下圖：

¹⁰ 明傳奇《鸚哥記》，作者佚名，主要敘說：周王無嗣，有蘇梅二妃，一日，西番進貢白鸚鵡。適蘇妃有娠，梅妃因佯醉摔死鸚鵡，嫁禍蘇妃。丞相以夫人代死，放走蘇后。歷經艱辛，終迎蘇后母子還朝。彈詞《馬潛龍再興七姑全傳鸚哥記》，也簡稱《鸚哥記》，內容敘說：晉王因王墩從妖人計奪取帝位而失蹤。一日大宴，王墩命鸚哥唱歌，鸚哥卻開口大罵，王墩欲殺之，郭子英加勸，仍擲毛放山。晉王后冷宮生子，得香山黃百萬之助，謀為太子復國。鸚哥偽裝佛言，勸王墩出家，為黃氏所捕，下油鍋而死，太子因得即位，為鸚哥建忠義丞相府。

¹¹ 見《俗文學叢刊》第四輯 359 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4 年 5 月），頁 497-569。



史語所藏《鸚哥寶卷》內容，開頭以「無極開天闢地，威英化育生人。三皇五帝執乾坤，八卦陰陽立定，善惡為心自造，輪迴業報。……奉勸善男信女，誠心用意繫修，佛語重參細究。無字真經一卷，由如到岸孤舟，脫離苦海任悠遊，淨土家鄉等候。一了自己生死，二救九祖西遊。明心見性不雲遮，早把菩提成就，早把菩提成就！」作為開篇。旨在強調惡由心生，奉勸世人及時回頭以脫離苦海，往生淨土，證菩提。之後為二首七言八句的詩偈，詩偈後則為散說：

昔日，西域以來有一段白鸚歌公案。這白鸚歌乃是先天靈根。鴻濛未判，混沌未分，道德為先。以立天地乾坤，生下兩儀。又有三才，四正，五行。纔分東土，鸚在先，果在後。人參道，要明這鸚歌，禮拜明師。指示善男信女，今開鸚歌寶卷。

以上散說，主要為敘說《鸚哥寶卷》宣唱的因由與宗旨，內容多涉三教混同的民間宗教思想。如：

混元初分天地之終始，分東西南北，化育產生，陰陽分定。五行金木水火土，八卦九宮萬物皆人倫變化。古佛靈山發下九十六億皇胎，先佛星祖臨凡，在世掌玄乾坤。豈知認錦著迷深境，貪戀世緣，恩愛不捨，不想歸家認祖。後有無極，而生太極。無生聖母慈悲，發下佛光臨凡。下度了四億歸家還原。有九十二億在東土飄散，各人執迷不醒，貪戀酒色財氣，不肯回頭，迷失他鄉，流落東土。後來諸佛諸祖，不捨殘靈種子，留下了經卷，有智慧男女參

道，訪拜明師，求正法，參正道，復歸本還原。¹²

審此內容，蓋為明清時期白蓮教的宣教經卷。其中「九十六億皇胎」的概念，乃明清時期白蓮教的主要教義「九六原子」。此說法蓋源自《佛說觀彌勒下生經》中：「最初之會，九十六億人皆得阿羅漢，斯等之人皆是我弟子。……彌勒亦由我所受正法化得成無上真正之道。阿難，當知彌勒佛第二會時，有九十四億人皆得阿羅漢，亦復是我遺教弟子行四事供奉之所致也。又彌勒第三會九十二億人得阿羅漢，亦復是我遺教弟子。」¹³據此加以演化而成，這顯然是明清時期白蓮教經卷所宣講的內容。

按：白蓮教襲用《佛說觀彌勒下生經》「九十六億」、「九十四億」、「九十二億」的用語及彌勒三會的概念，並加以發揮。之後更有「龍華三會」的盛行。又明清民間宗教以為：無生聖母¹⁴造伏羲、女媧，結為夫妻，生下九十六億皇胎兒女（又稱原子、原佛子、賢良子等）。無生聖母打發九十六億皇胎兒女下界為生。皇胎兒女於世上因沈湎物欲，而失去本性，與惡孽同流。為此，無生老母乃決定分別在青陽、紅陽、白陽三期，派遣燃燈、釋迦、彌勒三佛依次臨凡，渡九十六億皇胎回歸無生老母身邊，永住天堂，不再墜入輪迴。¹⁵

又史語所藏《鸚哥寶卷》在這段散說後，有一七言詩偈云：

無為妙法世間稀，	大地群迷幾個知。
若人恭（參）透西來億（意），	目下自有上天梯。
法性堂堂七軸裝，	玄機奧妙內含藏。
包羅萬像（象）同一體，	祖傳聖意度賢良。
無極真人留經卷，	普勸群迷早還鄉。

¹² 同上註，頁 503-504。

¹³ 西晉·竺法護譯：《佛說觀彌勒下生經》，《大正藏》14 冊，No.0453，頁 422。

¹⁴ 「無生聖母」即「無生老母」。簡稱老母，亦稱古母、祖母、古佛、無生母、老無生、老古佛、收圓老祖、無極老母、無極聖母、無生聖母、瑤池金母、雲盤聖母、天地三界十方萬靈真宰等，乃明清時期民間秘密宗教的至尊女神。最早見於明初刊行的《佛說皇極結果寶卷》；明中葉，經無為教創始人羅清的繼承與發展；最後又經明末清初大乘天真圓頓教創始人弓長等人的總結，終於使這一偶像臻於豐滿，其職能也趨於完備。

¹⁵ 參李世瑜：《現在華北秘密宗教》（台北：古亭書屋，1975 年），頁 23-31。

若人皈依無為道，

信心同歸極樂邦。

根據這些內容來考察，顯然是明代白蓮教最具影響的一支「無為教」流行下的產物。

至於其他本子的《鸚哥寶卷》，如鄭振鐸敘錄的清光緒鎮江寶善堂刊行及常州樂善堂刊本，情節結構相同，內容雖間有些許差異，然故事情節大同小異，僅文字略異而已。性質也都屬於明清民間宗教下流行的寶卷，只是相較於史語所藏的《鸚哥寶卷》而言，前後沒太多的詩偈，強調教派的宣教色彩較淡，與一般說唱詞話體制、風格較為接近。

從體制上看，《鸚哥寶卷》繼承了唐代俗講經文的體制，開頭有如同押座文的開篇，在上舉詩偈後有：

合人身參透不遠，祖家義理，返本還原，永證金蓮（蓮），男女緊（謹）慎鎖心猿，細聽《鸚歌寶卷》。

「男女緊（謹）慎鎖心猿，細聽《鸚歌寶卷》。」二句猶如押座文的催唱經文套語，可見在此之前的文字當屬開篇性質，其作用猶如押座文。「細聽《鸚歌寶卷》」之後，從「昔日，西域天台山，有個無影寺。寺前有棵雙林樹，林中有對雌雄鸚哥。二鳥甚是恩愛，所生一子，名叫鸚兒。其身生得氤氳，體太（態）端正。渾身羽毛白如銀牙，其實可愛。……」開始，才是進入鸚哥孝母故事的正說。內容與鄭振鐸敘錄的清光緒鎮江寶善堂刊行及常州樂善堂刊本，情節結構相同，僅文字略異而已。至於這些寶卷的題材，詳審其本事則是取材自同一來源，其間若有差異，蓋因流傳時間與地域不同所致，這正是俗文學流傳的特性。

（二）題材考源

早期的講唱文學，主要為佛教的俗講經文，其後漸有離開經文講佛教故事的變文，雖非講經，然其題材亦源自佛教經典。在佛教「本生故事」中，鹿、羊、狗、兔、象、牛、猴、烏龜、鱷魚、鷓鴣、蒼鷺、鷹、鴿、鶴鶉、烏鴉、鸚鵡……等飛禽走獸，常為故事中的主要角色。這種動物擬人化的寓言，是釋迦牟尼說法時常用

的方便法門，因此在佛典中是屢見不鮮的，特別在本緣部的「本生」、「因緣」、「譬喻」中，保存了相當多動人的動物故事，這些往往成爲後世佛教弘法佈道時常用的題材。梁·慧皎《高僧傳》卷十三〈唱導第十〉中即指出在宣唱佛理，開導眾心時，往往雜序因緣，傍引譬喻。他說：

唱導者，蓋以宣唱佛理，開導眾心也。昔佛法初傳，于時齊集，只宣唱佛名，依文致禮。至中宵疲極，事資啟悟，乃別請宿德，昇座說法。或雜序因緣，或傍引譬喻。其後廬山釋慧遠，道業貞華，風才秀發。每至齋集，輒自升高座，躬爲導首。廣明三世因果，卻辯一齋大意。後代傳授、遂成永則。¹⁶

唐代佛教由唱導發展而有俗講，除講唱經文外，佛教的人物故事是講唱變文的題材，而佛經中擬人化的動物故事更是講唱文學敷衍宣說的最佳材料。著名的敦煌變文《四獸因緣》，其題材就是源自佛本生故事，內容係根據漢譯佛典《十誦律》卷三十四所載敷衍而成的。¹⁷以鸚鵡爲角色是佛教經律常見的題材，「鸚鵡救火」的故事即爲大家所熟知。南朝宋·劉敬叔《異苑》中載有此故事，詳其本事，實出自佛教經典《僧迦羅刹經土》（爲鸚鵡救山火以身報恩），亦見吳·康僧會譯的《舊雜譬喻經》卷二十三。¹⁸

至於「鸚哥孝母」的本事，也是源自佛典。譚正璧《彈評通考》中，曾說：「此故事疑出自某種佛經，世傳有《鸚兒孝母》寶卷一卷，爲光緒辛巳（1881年）鎮江寶善堂刻本，亦敘鸚兒行孝故事，內容大體相似。」¹⁹按：元魏吉迦夜共曇曜所譯的《雜寶藏經》十卷，計收一百二十則故事，是一部北傳《四阿含經》及各部派所傳律藏的因緣、譬喻、本生等而成的經集。其卷第一〈鸚鵡子供養盲父母緣〉，言佛在王舍城時，告諸比丘言，說有兩種邪行，使人如拍球般，迅速墮入地獄：一爲不供養父母，二爲對父母作諸不善。與之相反，有二正行，也如拍球般，使人迅速往生天上：一爲供養父母，二爲對父母作眾善行。之後，佛便言其本生。云：

¹⁶ 見梁·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卷13（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10月），頁417。

¹⁷ 見《大正藏》23冊，No.1435，頁242-251。

¹⁸ 見《大正藏》4冊，No.206，頁510-516。

¹⁹ 見譚正璧、譚尋：《彈評通考》（北京：中國曲藝出版社，1985年），頁378。

於過去世雪山之中，有一鸚鵡父母都盲，常取好華果先奉父母。爾時有一田主，初種穀時，而作願言：所種之穀，要與眾生而共噉食。時鸚鵡子，以彼田主先有施心，即常於田採取稻穀，以供父母。是時，田主案行苗行，見諸虫鳥搨穀穗處，瞋恚懊惱，便設羅網，捕得鸚鵡。鸚鵡子言：田主先有好心，施物無吝，由是之故，故我敢來採取稻穀。如何今者而見網捕，且田者如母，種子如父，實語如子。田主如王，擁護由已，作是語已，田主歡喜。問鸚鵡言：汝取此穀，竟復為誰？鸚鵡答言：有盲父母願以奉之。田主答言：自今已後，常於此取，勿復疑難。²⁰

詳審內容，不難看出《雜寶藏經》的〈鸚鵡子供養盲父母緣〉，實即《鸚哥孝母》寶卷等題材之所本。

眾所皆知，宋元以後的寶卷，不論在體制或題材，處處存在著繼承變文發展的明顯軌跡。而寶卷和變文一樣在民間流行後也出現了許多脫離宗教完全屬於世俗性的內容。寶卷是所謂宣講的底本，猶如話本之為說話人之腳本，他是因俗講變文被明令禁止後轉形寄跡的一種講唱文學。他與敦煌變文有著極為密切的淵源。我在〈從《鸚哥寶卷》論寶卷與變文的關係〉一文中，曾透過《鸚哥寶卷》對寶卷與變文的關係進行了論述。²¹史語所藏《鸚哥寶卷》最後結尾時有：「善男信女，聽此《鸚兒孝母寶卷》，早早回頭，持齋向善，孝敬雙親……」之後，又以七言詩讚作為散場偈語，其詩讚云：「此經佛說數千年，無量人天得受傳；憶得古人曾學道，更須聚會來聞前。人間陽壽真難得，莫把光陰當等閒；莫道年老方學道，孤墳盡是少年人。勸君找早出頭路，念佛持齋躲四生！躲過閻君十殿手，輪迴離卻出紅塵。在家菩薩智非常，鬧市場中作道場；心中若能無罣礙，高山平地總四方。金剛般若體如如，翠竹黃花滿地途；八百餘家呈妙手，大家依樣畫葫蘆。」而酒泉地區的《鸚鵡寶卷》²²最後有「鸚鵡寶卷到此完，聽卷之人保平安，……惹得大家笑哈哈，到此告終快回家。」這些頗似俗講變文中的解座文，如敦煌寫卷 S.2440〈三身押座文〉

²⁰ 見《大正藏》4冊，No203，頁449。

²¹ 鄭阿財：〈從《鸚哥寶卷》論寶卷與變文的關係〉，《周紹良先生紀念文集》，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8月），頁497-502。

²² 見譚蟬雪、高正剛、郭儀、謝生保：〈酒泉的寶卷〉，《陽關》1985：6，1985年11月），頁72-80。

的解座文云：「既能來至道場中，定是願聞微妙法；樂者一心合掌著，經題名字唱將來。今朝法師說其真，坐下聽眾莫因循；念佛急手歸舍去，遲歸家中阿婆嗔。」²³此又可見寶卷保有變文的遺跡。

四、其他『鸚歌孝母』題材的文學

鸚鵡有著五彩絢爛或雪白的羽毛，尤其能作人言，甚是討喜，深受人們所喜愛。佛典中，更流傳著許多有關鸚鵡靈性與神奇的本生因緣。其中白鸚鵡供養盲父母的因緣，尤為膾炙人口。這則色彩極為突出的孝道故事，隨著佛經的翻譯，在漢傳佛教中廣為流行。特別是在調和佛教與中土固有文化的衝突上，發揮了一定的作用，既有助於佛教對孝道的宣揚，又使佛教在中土的弘法更為暢達無礙。

唐代以來，釋門大力倡導孝道，無論對悠悠凡庶的俗講，或高僧大德的註疏，每每援引儒、佛孝道經典與事例以說教。²⁴圭峰大師宗密（780-841）的《孟蘭盆經疏》，更是引儒家《孝經》及孝子典範以講說、疏釋。宗密以為：人無論貴賤僧俗，都受父母養育。其中便提及「慈烏鸚鵡尚解思恩，豈況人倫而不濟拔」，所以人人須依正道，即孝養父母。²⁵後世的鸚歌孝母故事則趨中國化、世俗化，其中情節的曲折性大大增強，突顯中土的孝道觀念。其中上述《鸚哥寶卷》則是為宣揚宗教教義而演化出「鸚哥孝母」的典型。除了寶卷外，「鸚哥孝母」的題材也還出現在其他俗文學體類中，如：說唱詞話、彈詞、福州平話、河南三弦書等。此外，民間文學中也有相關主題的故事流傳在廣大民眾的口耳之間。茲分別略述如下：

（一）詞話

²³ 見潘重規師：《敦煌變文集新書》（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12月），頁9-10。

²⁴ 有關佛教提倡孝道可參考，潘重規師：〈從敦煌遺書看佛教提倡孝道〉（《華岡文學報》12，1980年3月），頁197-267；鄭阿財：《敦煌孝道文學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82年4月），764頁。

²⁵ 《大正藏》第三十九冊，No.1792《佛說孟蘭盆經疏》，頁505-506。

明·晁瑛《寶文堂書目》中，著錄有元、明的古話本四十五種，其中有《白鶯行孝》一種，疑即敷衍「鸚哥孝母」故事的話本。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三，「明清小說甲部」，亦根據《寶文堂書目》加以著錄，以為嘉隆以前元明舊話本。²⁶1976年上海嘉定縣城東公社社員於整地時，在明代宣姓墓中發現一批明代中葉成化七年至十四年北京永順堂用竹紙刊印的十一種「說唱詞話」，其中有《新刊全相鶯哥孝義傳》一篇。全文十九葉，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至二十二字，有半葉插畫十幅。封面上端橫刻「永順堂新刻」，封面標題分作兩行，中央夾刻「新刻說唱足本詞話」一行。其圖如下：



明成化刊本《新刊全相鶯哥孝義傳》，開頭有「自從盤古分天下，三皇五帝到如今。也有英雄護國將，多少亡家敗國人。前後漢朝休要說，廿四唐朝莫理論。休把古詩來勸世，莫將閒話答途程。……莫把古人多論說，聽說一本小鶯兒。」七言詩讚作為入話的開篇。之後內容則敘說：唐王時，隴州西隴縣有娑婆樹，上有一對白鶯哥，生一小鶯，伶俐異常，自幼學得看經、念佛、做賦、吟詩，鶯父覓食南園，為獵人王一、王二放彈擊死。鶯母尋夫未見，雙目亦受彈傷成盲。小鶯每日外出覓

²⁶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三，「明清小說甲部」下注云：「又四十五本並見晁瑛《寶文堂書目》子部雜類，今無傳本。晁目此類下，著錄諸書甚為雜糅，凡六朝以後雜史、雜考、瑣聞諸書，以及唐以後之傳奇、詞話，前後錯出，了無分別，今擇其名目近似話本題目者，著錄於右方。其中有可考者，有不可考者，本既不存，無從印證。仍難免有其他雜書在內，但大部分為嘉隆以前，元明舊話本則可斷言。」（台北：鳳凰出版社，1974年10月），頁87。

食，供養父母，始終不怠。一日鶯母思食荔枝，小鶯乃往給孤長者園中覓取荔枝，為獵人王氏兄弟網得，小鶯口吐人言乞求說：因為有盲母在家待食，懇請釋放。王氏兄弟見鶯能言，鶯為異物，不肯放歸，將之納入籠中，攜往城中叫賣。適知府路過，聞王氏兄弟謂小鶯能言且能信口成詩，試之果然，乃買歸府中。知府視為珍禽，進獻朝廷。唐王心喜，連呼三聲，小鶯故不答。唐王乃宣王氏兄弟入朝，使其吟詩，小鶯仍不開口。唐王以為欺君，遂斬王氏兄弟。小鶯點頭為禮，開口奏明前事，謝唐王為報殺父傷母之仇。又吟詩多首，都愜王意，遂請唐王放歸養母。唐王憐其至孝，親手開籠放歸。其時鶯母因不見小鶯歸來，離窠尋子，被狂風吹落跌死。小鶯歸家，得山鬼化鶯相告，覓得母屍，移回窠內。鳳凰奉玉帝命，率百鳥來臨，主持喪葬。分派百鳥，各有所司，排場極其盛大。行喪既畢，葬之山西，南海觀音念小鶯之孝，度往普陀山，教其修行，終成正果。

按：此一故事，乍看之下，似乎與佛經中的鸚鵡孝親故事無關，實際上故事主要情節明顯也是源自《雜寶藏經》〈鸚鵡子供養盲父母緣〉。只是詞話中鶯哥為了孝養盲母，摘取荔枝；又因摘取荔枝，而被獵人捕獲。《雜寶藏經》中則是鸚鵡為供養盲父母摘取稻穀，為田主所獲，其基本情節實是一致。只是詞話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敷衍、展開諸多的曲折的情節，以突顯其孝道觀念，增加故事的生動性與吸引力，以達到娛樂聽眾的效果。雖故事與前述《鸚哥寶卷》內容大體相似，結局也相同，但寶卷勸善意味較強，且鸚兒出身之地，為「西域天台山無影寺雙林樹」，後從「達摩祖師」言，詐死得脫；又受「元通教主」指點，往「落迦山紫竹林修道」……等，深具民間宗教三教混同與勸善的濃厚色彩。明成化刊本《新刊全相鶯哥孝義傳》完全不具宗教色彩，突出了詞話說唱的娛樂功能。

（二）鼓詞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藏有上海協成書局印行石印本「鶯哥孝母」說唱鼓詞。此本與《郭三娘割股全本》合刊，編號為：A GS5-082。封面，上有「三娘割股插圖」，下題「鸚哥孝母」四個大字，作二行；左邊題「郭三娘割股全本」，下題「上海協成書局印行」，分作三行小字。半葉二十一行，上半部有插圖。第五葉上半葉

第十一行起，至第十二葉上半葉止為「鸚哥孝母」，板心題：「鶯哥孝母」。首行題「新出鶯哥孝母全傳」。如下圖：



開頭以：「三皇五帝把位登，風調雨順太平春；出一飛鳥行孝道，也有家鄉居住門。……先將七字且留住，再把十字唱來聽。」五十六句七言詩讚開始，接著：「張三郎手拿弓巴巴亂望，把絲網小園中欲找飛禽。……花園裡撒下了天羅地網，我不免哀求他放我回程。」等 14 句攢十字。接著 8 句七言詩讚，後接散文說白。然後七言詩、攢十字、七言詩、散說交雜兼施。最末以散文：「古人云：人而雙全鶯乎？看此小說，翎鳥尚有忠孝雙全之心，何況人乎！諸公若有此書，必須相勸。聽書之人，俱存忠孝雙全之心。不義之財，不可取也，如見人美色不可淫也；如見人難中，必須扶也。在路周全，亦有功德；種種為善，功德無量矣。」勸善作結。故事內容、體制與明成化刊本《新刊全相鶯哥孝義傳》多同，只是故事中鶯哥出生之地為江南鳳陽府鶯任縣，鶯哥生有六子，小鶯排行第六。鶯哥至張家果園覓荔枝，為張二網得，張老娘知小鶯會吟詩，乃賣予劉知府……等，除了故事發生地點與人物稍有不同外，其他情節基本上無甚差異。

（三）福州評話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編號 A Pe4-035 藏有福州益聞書局印行的《白鶯哥》平話。影本收入《俗文學叢刊》第四輯中。²⁷

此為石印本，全本九葉，半葉二十一，行約四十字。封面有「白鶯哥」、「益聞書局總批發」、「福州市洋頭街」等字樣。開卷有「序頭詩」作：「但願子孫聽我言，為人切莫作異端；三思到到萬般穩，一語參差百不安。篤守固窮無怨惡，濫為貪虐結孽冤，……大明嘉靖登龍位，文清武勇定山河，慢說國家多善政，今把奇書事開談，五姓金木水火土，書名能語白鶯哥」。「大明嘉靖」報帝號，「書名能語白鶯哥」為報書名，後為正文，以韻散相間，散白韻吟。內容敘說：大明嘉靖年間，江西南昌府宜興縣有一水員外，樂善好施，因乏子嗣，於觀音菩薩前祈禱，感得觀音遣金童降生水家為男；玉女送在金家降生為女；再命觀音座前白鶯哥賜牠能言，對答吟詩，扶助金童、玉女，歷劫滿後回歸本位。

《白鶯哥》情節大體與「鸚哥孝母」故事多同，其時代顯然較明成化刊本《新刊全相鶯哥孝義傳》、史語所藏鼓詞《新出鶯哥孝母全傳》為晚出。當是以詞話、寶卷之「鶯哥孝母」故事結合金童、玉女度化故事而成的。

（四）河南三弦書

《中國曲藝志》《河南卷》「曲（書）目」中，著錄有「鸚哥殯母」，²⁸其下敘錄云：

三弦書短篇傳統曲目。韻文體，遙條轍。一百六十二行。

老鸚哥病中想吃櫻桃，小鸚哥為母出外打食，被獵人張三捕獲。小鸚哥哭訴求情，張三的妻子將它放回，此時老鸚哥已病餓而死。小鸚哥痛哭不止，感動了百鳥之王的鳳凰，帶領百鳥為老鸚哥送葬。南海觀音憐其孝心至誠，將小鸚哥帶至南海，隨侍佛前。

唐河縣胡清章、南陽縣王國棟皆擅演。胡清章自幼隨父胡明堂學唱三弦書，

²⁷ 見《俗文學叢刊》第四輯 377 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4 年 5 月），頁 1-25。

²⁸ 中國曲藝志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曲藝志·河南卷》（北京：中國 ISBN 中心出版，1995 年 12 月），頁 198-199。

每到一地必唱此曲目。唱到小鸚哥求情、殯母時，淒切哀痛，催人淚下。1983年河南省戲曲工作室內部編印的《河南傳統曲目匯編》（三弦書）第一集中，收有此曲目的口述本。

三弦書演唱方式是自彈自唱，基本唱詞為七字句及十字句，演唱者主要為男性盲人，行藝中也與人算命卜卦，其民間走唱賣藝性質鮮顯。按：河南省戲曲工作室《河南傳統曲目匯編》（三弦書）《鸚哥殯母》，猴書凡口述，閻天民記錄。全篇以七言為主，間有十字，200句。押苗條輒。起：「小小鸚哥生的刁，家住深山有窩巢。紅嘴綠毛俊模樣，百樣蟲鳥數它高。百樣蟲鳥數它俊，口土人言甚蹊蹺，只為它娘雙瞎眼，清天白晝看不著。……小鸚哥都有孝母意，為人如何不孝道。……這本是鸚哥殯母一小段，唱到這裡沒有了。」²⁹

（五）民間故事

1、吉林民間故事

中國民間故事中也有關於「鸚哥孝母」的故事。王秋桂、陳慶浩編的《中國民間故事全集》第三十三冊《吉林民間故事集》「漢族民間故事·童話故事類」中即收有此一主題類型的民間故事〈鸚哥和縣官〉。³⁰內容敘述一沒兒女的老太太養一鸚鵡，教牠說話、唱歌。後老太太臥病想吃柿餅，鸚哥便飛進城覓柿餅，為掌櫃所誣而入籠。後落入縣官之手，鸚哥因不甘心為縣官調弄而不說不唱，縣官令廚子將鸚哥殺了煮湯，鸚哥求廚子以麻雀代之，而放走鸚哥，歸家則老太太已死，鸚哥傷心之餘，設計報仇。裝作城隍出聲，佯教縣官成仙之道，使縣官休妻、讓家產給廚子、還辭去官職，最後縣官被香爐打到而一命歸西。此故事基本情節明顯與「鸚哥孝母」故事同源，而內容較具民間童話的情趣。

²⁹ 侯書凡等口述、閻天民記錄注釋：《河南傳統曲目匯編》（三弦書）第一集，（河南省戲曲工作室編印，1983年6月）頁74-76。此書係河南省戲曲工作室內部編印，不易獲睹，承友人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劉屹教授於孔夫子網站代為購得，特此致謝。

³⁰ 王秋桂、陳慶浩主編：《中國民間故事全集》冊33〈吉林民間故事集·壹〉（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9年6月），頁301-307。

2、新疆錫伯族民間故事

新疆地區的錫伯族也流傳有類似的民間故事。在《新疆民族文學》一九八三年第三期即載有一篇搜集自新疆伊犁的民間故事〈鸚哥的故事〉。³¹此故事與吉林的民間故事〈鸚哥和縣官〉基本上相同，只是因地域的不同，有些人物、器名有所差異而已。如老太太想吃「柿餅」，新疆民間故事則作「桃子」；「城隍」新疆民間故事作「佛爺」。

以上各種「鸚哥孝母」的通俗文學與寶卷的內容基本上是一致的，其中酒泉寶卷與河西寶卷為一系，同治刊本、光緒刊本為一系；而明成化刊本《新刊全相鸚哥孝義傳》與上海協成書局印行的「鸚哥孝母」鼓詞內容則大同小異，當是一系。寶卷與詞話基本情節亦屬相同，只是寶卷較具宗教氣息而已。此外，吉林民間故事〈鸚哥和縣官〉與新疆地區錫伯族的〈鸚哥的故事〉結合了「鸚哥孝母」與「善財、龍女度化」的故事為一體，情節則有較大的變化。這當是受清代流行《善才龍女寶卷》的影響。³²

此外，宋·何蘊（1077-1145）《春渚記聞》載有「隴州鸚哥」，《剪燈叢話》卷八收此篇，題作《鸚歌傳》。³³內容則是敘述隴州通守韓奉議家人得鸚歌，鸚歌忽對家人言思念家鄉，望能放歸的傳奇故事，雖然也是鸚歌能言，然情節與鸚哥孝母故事無關。

五、同一題材在各類俗文學的運用

中國俗文學的傳播與廟會、市集文化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寶卷、詞話、彈詞、鼓詞、平話……等各類俗文學的說唱演出，其傳播的空間主要便是在廟會、市集或

³¹ 《民間故事選》第三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頁361-367。

³² 善才、龍女與白鸚鵡是「南海觀音」畫像中的標準脅侍。《善才龍女寶卷》是以善才、龍女成道為主要內容的寶卷，其中兼及白鸚鵡孝親的故事，內容便是「鸚哥孝母」，只是情節簡單。

³³ 見程毅中：《古體小說鈔》宋元卷，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11月，頁304-305。

瓦舍、勾欄等場所。

宗教在爭取廣大民眾信仰崇奉的歷程中，傳播的內容在有意無意間因應場合與對象而做出了適人、適會的調整，其發展乃漸趨於世俗化。而俗文學的發展也與鄉土社會、市民凡庶的宗教結社、廟會活動等多所關聯。宋明以來，廟會、宗教結社與趕集，無論南北，已然成為農村、市井小民生活的重要部分，既是民間經濟、社交的重要場所，也是人民知識傳播、信息傳遞、民俗傳承、宗教信仰與娛樂活動的主要場域與管道。因此也就逐漸構成了民間文化、通俗文化的主要網絡；提供了俗文學發展肥沃的土壤，與觀察俗文學的視窗。

明清時期廣為流行的寶卷，是承續唐代講經變文而來的一種說唱文學。隨著宋以後佛教的日趨沒落與儒、釋、道三教混同的民間宗教興起而發展，且日趨通俗化。尤其源自佛教淨土宗的白蓮教及其教派，廣泛的利用寶卷做為宣說教義的利器，大量編寫寶卷來宣揚各教派的教義，使得寶卷成為明、清民間宗教經卷的代稱，也使民間教派寶卷儼然成為寶卷的代表。由於這些寶卷所宣說的教義一般較為粗淺，旨在借因果報應以勸人行善，內容尤其切合一般農村、市井小民的宗教心理；通俗鄙俚的語言，指事造形，直陳罪目的談說，更是貼近社會生活，深得廣大民眾的歡迎。使寶卷的創作、抄寫、刻印在民間，不斷的展開，而宣卷、念卷活動也在鄉村、城市的趕集、廟會，甚至一般人家的堂會中進行。我們從車錫倫《中國寶卷總目》所著錄的寶卷，種類之多，傳本數量之大，已不難想像。

鸚鵡能言，具有善於模仿說話的靈性，與羽毛潔白、色彩斑斕的可愛形象，是仕女最為親近的寵物。佛典中「鸚歌孝母」故事中的「孝道」主題，更人們津津樂道的題材。其流行廣泛的程度，從今所保存《鸚哥寶卷》的刊本與抄本多達十幾種，且河西、華北、江南均有，可以窺知其深受歡迎的情形。今所得見宋末青銅鍍金觀音座像便出現有鸚哥造形，³⁴而明清以來，民間觀音畫中，在觀音身旁總繪有一隻口銜念珠的白鸚哥伴隨著善財、龍女與韋陀護法。楊柳青年畫，甚至民間信仰中的《觀音真經》版刻也有「鸚哥」圖像的呈現。

³⁴ 《金銅佛造像特展圖錄》（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7年10月），頁198。



上節所述及有關「鸚哥孝母」故事主題的作品中，依其時代先後，大致為明·晁璠《寶文堂書目》所著錄元明古話本四十五種中的《白鶯行孝》及明成化刊本《新刊全相鶯哥行孝義傳》；再次，則為同治壬申年金陵刻本、清光緒鎮江寶善堂刊本及常州樂善堂刊本《鸚哥寶卷》。此外，河西寶卷、酒泉寶卷及天津圖書館藏的各本《鸚哥寶卷》亦皆為清代的版本，上海協成書局本《新出鸚哥孝母全傳》鼓詞與吉林民間故事中的《鸚哥和縣官》與新疆地區錫伯族的民間流行的〈鸚哥的故事〉，雖無確切時間，要皆清代以前。

這些故事中，除福州平話《白鶯哥》結合了「鸚哥孝母」與「善財、龍女度化」情節有較大不同；民間故事〈鸚哥和縣官〉、〈鸚哥的故事〉內容較為簡單且具民間故事特性外，主要情節大體均同。

各有關「鸚哥孝母」的故事題材，其遠源均出自《雜寶藏經》的〈鸚鵡子供養盲父母緣〉。隨著不同體類的俗文學性質與說唱場合、閱聽對象的不同，宗教色彩濃淡不一，情節敷衍鋪陳繁簡有別。其中，《鸚哥寶卷》與佛經中的「鸚歌孝母」本生故事關係最為緊密。史語所藏同治刊本的《鸚哥寶卷》為今所得見最早的傳本。其內容據《雜寶藏經》而敷衍，故事尤其強調：鸚兒為母往東土摘櫻桃，被「六家獵戶，四家毒手」捕獲。鸚兒向其宣說佛理，勸得六家獵戶學佛向善。四家毒手不聽，將它賣給任員外。之後，又言鸚兒勸員外一家修佛向善，以及孝心感動觀音菩薩，救其復生、超拔鸚母，托生富貴，而以鸚兒珞珈山紫竹林修道作結。

《鸚哥寶卷》在宣揚孝道，渲染、刻畫鸚兒孝親形象的同時，更加入了許多宣

揚人生無常，向善修佛得解脫的內容，呈現出相當濃厚的宗教氣息。可說是善於運用「鸚歌孝母」題材，成功的將佛教教義與中國傳統孝道思加以融合的特殊俗文學作品。充分突出了寶卷最初所具有的宗教宣教功能與特質。此外，更加入大量的民間思想與文化，包括民間道德說教與母子深情的渲染等，使原本出於佛典的本生故事，更形中國化與世俗化，而為廣大民眾所歡迎。

至於與寶卷流行時代同時的各種俗文學，在題材上也不乏汲取佛教故事的作品。特別是在明代三教合一的民間宗教氛圍下，不論是詞話、鼓詞、彈詞，乃至戲曲，均可見有關佛教故事題材與情節的說唱與搬演。就中，與《鸚哥寶卷》基本情節架構相同的明成化刊本《新刊全相鶯哥行孝義傳》，是今傳時代最早且內容完整「鸚哥孝母」主題的俗文學作品。

按：「詞話」之名，最早見於元《通制條格》《雜令》中的「搬詞」條。從中可見元代大都附近農村小市鎮——鎮頭店中，其聽眾竟多達百人左右，足見「詞話」是當時深受得到民眾喜愛的說唱文學。

由於說唱詞話為純屬娛樂性質的俗文學唱本，與寶卷具宗教教化性質的說唱有別，在「鸚哥孝母」故事題材的運用與呈現上，自然也就有所差異。《鶯哥行孝義傳》詞話開頭有「自從盤古分天下，三皇五帝到如今。……莫把古人多少論，聽說一本小鶯兒。」，與一般詞話如：《新編全相足本說唱花關索出身傳》：「自從盤古分天地，三皇五帝夏商君……」、《新編說唱全相石郎駙馬傳》：「自從盤古分天地，三皇五帝治乾坤……」使用相近似的入話套語，跟寶卷開經偈以宗教說教迥然有別。

又從《鶯哥行孝義傳》詞話內容來看，我們不難發現，除了以「鸚哥孝母」為故事的主體，基本在《雜寶藏經》的情節上展開敷衍，主體故事大抵與《鸚哥寶卷》相同外；詞話增添不少曲折的情節，以博取聽眾的喜好。散說中尤其穿插了許多一般詞話中常運用的七言詩。如鶯哥求獵人的母親王婆放了自己，吟詩道：「好王婆也好王婆，使你兒子放鶯哥。放得鶯哥回窠內，子孫代代著綾羅。」王婆唆使兒子賣了鶯哥，鶯哥吟詩罵道：「賊王婆也賊王婆，攬掇兒子賣鶯哥。打生罪業千金重，夜叉勾你見閻羅！」等等，充分的呈現了市井小民的俗文化與心態。而寶卷卷前卷

後以及篇中穿插用以宣教的詩偈、小曲，詞話中完全不見。僅有鶯哥孝母感得觀音渡脫結尾等，俗文學中常見的勸善、勸孝社會教化內容，明顯的與寶卷濃厚的宗教色彩不同。

又不論河西寶卷中的《鸚哥寶卷》³⁵、酒泉寶卷中的《鸚鵡寶卷》或明·成化刊本《新刊全相鶯哥孝義傳》³⁶或《新出鶯哥孝母全傳》³⁷彈詞，在寫小鸚哥為其母舉辦喪事時，鳳凰為牠作喪主，百鳥各司其職，場面極其浩大，如河西寶卷：「……小哥兒直哭得山搖樹動，感動了老林中鳥王金鳳；鳥中王金鳳凰高站梧桐，傳聖旨喚百鳥都到林中；要與那鸚哥母追悼亡靈。花孔雀和雄鷹排為先行，丹頂鶴與白鴿均為將領……」酒泉寶卷：「……驚動了飛禽王鳳凰知聞，有鳳凰在山中傳下鳥命，普天下眾百鳥全飛林中，為黃鸚齊吊孝大辦葬殯，……有鳳凰和孔雀前面飛行，白仙鶴並黑鶯後面緊跟……」《新刊全相鶯哥孝義傳》：「便差鳳凰為喪主，百禽眾鳥盡知聞。啄木鳥兒作棺木，魯般手段最為尊。……百舌材前做講主，八哥法事念阿彌。便差喜雀採果子，青州棗子密州梨。」河南三絃書《鸚哥殯母》更是專門以此作為彈唱題材。這種擬人化的新鮮趣味，實為老少咸宜。因此，廣為各類俗文學所汲取。早在唐五代的敦煌變文中，便有《百鳥名一君臣儀仗》一篇，內容也是以擬人的手法給禽鳥配上種種官職編為韻語。如：「……白鶴身為宰相，山鷓鴣直諫忠臣，翠碧鳥為糾彈御史，鷓子為遊奕將軍，蒼鷹作六軍神策，孔雀王專知明禁。……」³⁸可見變文與寶卷、彈詞在題材上關係之一斑，除了說明不同體類的俗文學，對於同一膾炙人口的題材的運用外，也證明了俗文學的傳承性。像這樣飛禽擬人化分職的題材，也經常被民間歌謠，甚至流行歌曲所採用。³⁹

³⁵ 見段平纂集：《河西寶卷選》（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2年3月），頁995-1013。

³⁶ 見《明成化說唱詞話叢刊》（台北：鼎文書局，1979年6月），頁723-762。

³⁷ 見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上海協成書局印行。

³⁸ 見潘重規師：《敦煌變文集新書》（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12月），頁1207-1209。

³⁹ 流行歌曲〈百鳥朝鳳〉：鳳凰得病在山中，百鳥前來問吉凶；十姐妹雙雙來看病，八哥兒忙著請郎中；請了天鵝來診脈，氣壞了鷓子向天沖；畫眉在籠中乾著急，英哥在架上不寬鬆。孔雀彈琴在山中，烏鴉前來報病凶；杜鵑鳥哀哀來哭叫，黃鶯兒報告駕已崩；鶯鶯急忙來穿孝，哭壞了年老的白頭翁；請來些念經的沙和尚，儘念著鴛鴦再難逢。

六、後語

中國俗文學的發展，不論在文學形式或題材上，從縱向的歷時方面來考察，均存在著傳承與變衍的發展規律；橫向的共時方面，也呈現出各類俗文學間彼此相互汲取、運用與模仿改造等變異現象。

在中國俗文學發展史上，寶卷與詞話、彈詞等共時的俗文學體類，在形式體制上與內容題材上，也存在著彼此學習與相互影響，我們可從《鸚哥寶卷》的流行與說唱「鸚哥孝母」故事明成化刊本《新刊全相鶯哥行孝義傳》及上海協成書局印行的《新出鶯哥孝母全傳》鼓詞，福州平話的《白鶯哥》乃至河南三弦書的《鸚哥殯母》可窺見其一斑。

今所得見《鸚哥寶卷》雖然多為清代的刻本或抄本，且內容屬於民間宗教寶卷，但若從性質與體例等方面來考察，不難發現其與變文之間的繼承關係。題材內容則是敷衍《雜寶藏經》〈白鸚鵡供養盲父母緣〉而來，綜合故事內容、講唱文學發展的規律來看，雖然今所知見的敦煌變文中，並未見有敷衍「鸚哥孝母」主題的作品存在，但我們從敦煌變文其他題材的作品為後來宋元明寶卷、話本、彈詞、鼓詞等講唱文學所繼承與變衍的情形來觀察，宋、元、明、清講唱文學中的「鸚哥孝母」故事很有可能也是經歷過佛教講唱變文的階段發展而來的，只是目前敦煌變文中未見有說唱此一故事題材的寫卷存在。

寶卷的發展過程中，不乏題材襲自小說、戲曲、彈詞、鼓詞而改編的，尤其清康熙以後的娛樂寶卷，據此則清代以來的《鸚哥寶卷》也有改編自元明古話本《白鶯行孝》、明成化刊本《新刊全相鶯哥行孝義傳》一類詞話的可能。也有可能寶卷、詞話、鼓詞……等「鸚哥行孝」故事，各自據佛典故事而加以敷衍成篇。

但無論如何，寶卷最初的性質是宗教的，其主要用於傳教、說法、祈福、禳災、作功德；詞話、鼓詞、平話、三弦書是娛樂的，雖然間涉教化，然閱聽群主要以消遣為目的，二者功能明顯有別；而宣講說唱的主體，有僧、道、佛頭與民間藝人等不同身份；說唱空間有結社、法會、廟會、堂會、瓦舍、茶館等場所的區別；聽眾也有農民、婦女、販夫、走卒、市井小民、宗教信徒的差異。因應如此多元的動態

變項，同一故事題材在這些俗文學體類中，無論在內容或形式上的運用與呈現，自然有各自的取捨與變衍，從《鸚哥寶卷》及其相關主題俗文學的考察，實可作為俗文學在信仰、教化與娛樂功能中呈現文學現象的說明與例證。

